

# “生命之泉”的欢歌

— 《绿》 浅析

张 惠 仁

提起朱自清先生的散文，我们似乎还沉醉于《荷塘月色》所给予我们的清醇的美感享受中。现在，让我们再来欣赏一篇与《荷塘月色》格调迥异的《绿》吧！它将使我们进入另一种诗样的意境，它将给予我们新的享受与启迪。如果说《荷塘月色》是一曲民族风格鲜明的“小夜曲”，那么《绿》则是“生命之泉”的欢歌。它们以不同的格调、不同的旋律，谱写了“生命之歌”，表现了相近的主题与贯一的情怀，它们是一部奏曲的两个乐章。

## 以色拟人 构思奇巧

《绿》与《荷塘月色》，虽然都是抒情散文，但是，它们的体裁特征，却不尽相同。

《荷塘月色》，是以每日必见的日常小景为镜头的。作者心有所思，信步而行，触景生情，注情于景，即兴点染，抒写成篇。虽也算得上有某种“游踪”，并使用了“移步换形”的方法，但重点不在于向读者介绍某一景物的来龙去脉和“游”的过程，因此，并无游记散文的特色。

《绿》则不同。它是朱自清先生的游记散文《温州踪迹》中的一篇。它是整个游记散文的一个部分。它既与前后文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，又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它虽然不乏记叙与说明，读后能使人对某一特定的风景区有相对完整的了解。但就全文看，它是

以抒情散文的构思和笔法来写作的。所以，人们更习惯于称它为抒情散文。

实际上，《绿》是二者兼有之。它是对著名风景区的“游踪”为线索，运用抒情散文的构思方法与表现方法来写景抒情的。因此，不仅有浓烈的抒情色彩，而且可以采用大段直抒胸臆的方法，充分表现作者的情感。所以，更确切一点说，我们应称它为游记性的抒情散文。抒情散文的特征是主要的，但又不可忽略它有别于《荷塘月色》的某种游记特色。这大概也算是作者构思上的一种匠心吧！

《绿》在构思上的真正特色，在于它能够以色带景，以色拟人。

试看《绿》这一别致的标题吧！

作者既不书名为《梅雨潭记》，又不书名为《梅雨潭抒怀》，也不书名为《奇异的绿》，却独独取了一个《绿》字为名儿，这也是作者一种独特的感受与精心的设计。

但是，精心的构思，不是凭空而生的。它是作者深入观察的产物。朱自清先生认为生活与大自然中，到处蕴藏着诗。他说：“花和光固然有诗，花和光以外还有诗”；“山水田园固然有诗，……仅一些颜色，一些声音，一些味觉，一些触觉，也都可以有诗”（《诗与感觉》）。颜色、声音、味觉、触觉，在朱自清先生的感觉之中都是生命的一部分，都是有生命的。因此，它对那洋溢着生命活力的绿色，有着异常的敏感，便不是

偶然的了。所以，他见“绿”生情，全部的构思集中到“绿”这一点上。在“绿”字上巧做文章，在“绿”字上大做文章，从“绿”中开掘主题，这正是朱先生构思的独到之处。

标题上，只见一个“绿”字，优美、奇异、洒脱、干净、含蓄，一切尽在不言之中。这个“绿”字，是全篇文章的文眼。绿，在文章中，是景物的象征、人的象征、生命的象征。我们要理解文章，也要紧紧地抓住和扣紧“绿”这一个字。

## 气韵生动 淋漓尽致

### 一、起笔见“绿”，兴贯全章：

第一自然段——第一部分。

《绿》写的是仙岩梅雨潭独具一格的“绿”。

仙岩，山名。今浙江温州地区瑞安县东北四十五公里处、大罗山西南的风景区。梅雨潭是其中一个风景点。

整个仙岩的风景如何？作者并未直接回答。但是，开章启句便是：“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，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。”

文中曾提到第二次游览之时，正值“秋季的薄阴天气”；而《绿》的写作时间却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，正值初春季节，其间逾时数月。但作者念念不忘仙岩之游，记忆是那样的清晰，运笔时如初游者乘兴而挥洒成篇，这也足见仙岩之美了。两次游览，竟时隔不到十一个月，也可见仙岩的吸引力了。更何况旧地重游，竟有“惊诧”之感！这就更可见仙岩之魅力了。因此，“第二次”、“惊诧”等语，均有寓描写、烘托于交待之中的作用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：这一部分，一开始就把全文所要表现的中心——“绿”，呈现出来，使它成为最为瞩目的中心，这是一种开篇着“绿”，奇峰兀起的表现手法。它同时还具有悬念的作用。因为，故地重游，往往

亲切之感有余，新鲜之感不多。但是，重游仙岩梅雨潭，却不仅犹感新鲜，而且竟至于“惊诧”，那“绿”色的神奇的诱惑力亦在不言之中了。可是，那“绿”，倒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？读者急于“看见”它，而迫不及待地读下去。这样一来，“绿”便不仅是读者深深关注的中心，而且，也是作者和读者之间藉以产生强烈共鸣的焦点了。这就决定了“绿”贯串全文的特殊地位。

### 二、绿从源头来，绿在深潭积：

第二自然段——第二部分——飞瀑之下见“绿意”。

人们急于“见到”梅雨潭的“绿”，想明白个究竟；然而，这奇异的“绿”，却是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千呼万唤难相见——作者于第二部分却着意于梅雨瀑。为什么要着意于梅雨瀑？第一句交待得十分明白——“梅雨瀑是个瀑布潭”。这里既点出了“瀑”与“潭”之间的渊源关系；同时，也暗示了作者的表现意图。

梅雨潭，既然是一个富有“离合神光”的瀑布潭，那么，如何才能活灵活现、淋漓尽致地表现它，才能使读者如临其瀑，如触其潭，如见其“绿”呢？它那“离合神光”倒底从何而来呢？这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。为了成功地解决这些难点，作者采取了多角度、多侧面的烘托、渲染与正面的工笔刻画相结合的描写方法。因此，这里首先着意于梅雨瀑，正是为了更好地描写梅雨潭。

且让我们看一看作者是如何描写这个“梅雨潭之母”——梅雨瀑的吧！

作者通过点出梅雨瀑是“仙岩三瀑”中的最低一瀑，使梅雨瀑一开始就有一种可见感、可触感和亲切感。接着又使用了“未见瀑，先闻其声”的描写方法，渲染了即将出现的瀑布。然后，通过正面描写的方法，使一瀑之水跃然纸上：“抬起头，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里的，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

眼前。”万仞之间，银瀑飞泻，已经十分壮观了，还要加上“一带”、“镶着湿湿的黑边”，便使得梅雨瀑不仅壮观，而且，还富有一种神采飞动的奇异风致。读到这里，我们似乎暂时忘却了—直悬念着的梅雨潭，而倾心于这个飞流直下的梅雨瀑了。

谁料，作者笔锋一转，文章二度出现新跌宕——他又着意于梅雨亭了。

其实，这也是寓“不料”于“可料”之中。梅雨亭本身，便是仙岩一景，且角度适中，远远仰望可见梅雨瀑；俯瞰，可见梅雨潭，也算得上最佳观察点、透视点了，更何况它的姿采给这银瀑与碧潭增添了神韵：

“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，上下都是空空儿的；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。”作者以气势高远的寥廓苍穹为背景，烘托着一只舒展双翼、蹲弹欲飞的苍鹰，这该是一幅何等壮美的诗意图。其“浮”字，尤为传神，表现了梅雨亭静而欲动，意动却静的神采奕奕的形象。它“三面都是山，象半个环儿拥着”。好一个“拥”字，在朱自清先生的笔下，山山、水水、亭亭，都漫溢着生命的泉流，都充满了人的情味。它们都是活的、动的、亲的、可爱的。

“人如在井底了。”更是通过人的奇异而富有美感的享受，既总结了对于梅雨亭的描写，又为鸟瞰梅雨潭做了充分铺垫。接下去，便应展现梅雨潭的丰姿了吧！

不料，作者再转笔锋，文章三度跌宕——他把人们的视线又引向了半空之中：“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（微阴）天气。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。”不用“飘”而用“流”，突出了微云如“脉脉流水”的形象。作者为什么要插入对于云的描写？一是交待游览季节，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铺垫即将出现的“绿意”——薄阴之中，万物呈润泽之态，那“绿意”于润泽之中更分外可感。至此，经笔锋数转，文势数宕，描写上几度迂回，作者终于开始向我们透出潭边的“绿意”

来。在潭边之上，草丛之中都能充满“绿意”，可见潭中的“绿意”确实是“满溢”的了还要加上一个“油油的”，更给人一种举目可见伸手可触的感觉。秋天之中，尚不乏“油油的”的春绿，那绿潭中的“绿”又该是何等媚人？至此，读者的心已为那次天中的一泓生机勃勃、绿意如溢的“春绿”所陶醉，更急于看个究竟。

那料，作者笔锋缓转，文章四度回宕。作者以“炉火纯青”之功，稳稳地驾驭着自己的文势。他仍然不急于使那“撩拨”人心的“绿”正面出现，而是侧笔而过，又去回挽那前面“带住”的梅雨潭了。

瀑布冲打着山岩，拍打着潭面，自然是“分外的响”了。此为瀑布之声。其态呢？“冲下”、“扯成”、“撞击”、“乱溅着”、“纷落着”、“随风飘散”、“送入”、“钻进”、“寻它不着”；其形呢？忽如被扯成的“大小儿簪”，忽如“飞花碎玉”，忽而又象“一朵朵小小的白梅”，忽而又象“白梅雨”；时而象美丽轻飏的杨花，时而象顽皮可爱的“安琪儿”（小天使）。这些形象都是玲珑可爱的；这些动作，都是充满着生机与青春的活力、充满着情感、招人怜爱的。对于梅雨瀑的描写，堪称淋漓尽致。在此基础上，作者点出“梅雨瀑”得名之由，自然而不赘，恰到好处。

通过这一部分描写，我们不但可以进一步领会朱先生观察的深入、细致，而且可以具体地领略它关于散文中描写手法的理论。他说：“逼真等于俗话说的‘活脱’或‘活象’，不但象是真的，并且活象是真的，唯其如此，才能气韵生动”。（《论“逼真”与“如画”》）正因为如此，朱先生笔下的瀑布才如此神采飞扬。

但是，朱先生显然不是为描写瀑布而描写瀑布的。这一切，都是为了烘托、铺垫那姗姗而现的“梅雨潭”；同时，也是为揭示“绿”的底蕴与奥秘，做一种铺垫与暗

示。读到这里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朱熹的名句：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（《读书偶得》），更何况瀑下之水，不仅“活”，而且“深”。

### 三、“汪汪一碧”的“女儿绿”：

第三自然段——第三部分。

通过正面描写与直接抒情，集中塑造完美的“绿”的形象，抒发作者生活激情，倾吐作者之衷肠。

出现在我们面前的，依然不是梅雨潭的全貌，而首先是她那“招引着”我们的“闪闪的绿色”的“离合神光”。这又是一种“未见其潭，先见其光”的描写方法。离合神光，形容潭水透过各种景色之隙，所闪现出的那种时隐时现的神奇的光彩和光感。

“掀草”、“攀石”、“探身”、“鞠躬”穿过石穹门，这一系列动作，表现了离合神光的强烈吸引力与游者急切的心情，其作用仍然是烘托、渲染“潭”。经过重重曲折，“我们”终于“追捉”到那神光之源了——出现在面前的，是汪汪一碧的梅雨潭！

“汪汪”形容水的流势、状态，含蕴着其源不竭其势勃勃之意。“一碧”包含两方面意思：一是“一片绿”。这里朱先生显然是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中传统用法，古人习惯于用数词来直接形容，常常是省略量词的；二是形容毫无杂色，宛如清清一色之碧玉，即“浑然一碧”之意。“汪汪一碧”四个字极为凝炼地勾勒出梅雨潭“亮相”时的奇异姿态。这时，“瀑布在襟袖之间”。虽然我们对它向往良久，一旦可接触它时，必然首先要去“拥抱它”。可是，这时，那“汪汪一碧”的水却反而使我们对瀑布视而不见，心中只有潭水之色了。这种对比，显示了“汪汪一碧”的“梅雨潭”的特有的奇绿那种巨大征服力。然而，这还仅写在“潭边”而已——“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”——早已不能自持了。

以下，便是集中笔力来正面描写那荡

人心魄的“绿”了。

谁料，这“绿”竟神奇得不可名状、无法形容。结果，作者只能用一个“醉”字，通过人的具体感受来突出它。单只这样，描写毕竟是不具体的，何况作者按捺不住对“绿”的酷爱之情，于是，乃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描绘出来。

先写它的形状：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；但重点却仍是突出它“满是奇异的绿呀”！作者用实体之物比喻，仍不能尽兴，于是再度用自己的情感来渲染它：“绿”得只想叫人张开两臂去抱住她，可抱又抱不着——“这平铺着、厚积着的绿，着实可爱。”

再写它的韵致：“她松松的皱结着，象少妇拖着的裙幅。”这里不仅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少女及其婀娜的身姿，更引人的是它那长裙自然地堆在身后地上所呈现出来的松松、软软、亮亮、又极其柔和自然的活的波纹。用这种形象来比喻潭水的绿色波纹，实在是别致极了。

又写它的光泽：“明亮”已着实可爱，还再给她加一“滑滑”的触感；再给她涂上一层“明油”；最后，还要使她象蛋清那样的软，那样的嫩；这真是层层加“色”，恣情点染，使那“醉人的绿”，更加溢于纸上了。

还要写它的“纯”：“又不杂些儿尘滓，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，只清清的一色”。虽说是“清清的”，却使人看不透她——清而深邃——这正是它的奇异之处。

这样层层点染，仍不足以表现“绿”的奇异。于是，作者又通过比较法来突出她“绿”得“恰到好处”。比较的对象，都是举国闻名、众所周知的胜景——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、杭州虎跑寺深密的“绿壁”以及西湖、秦淮河。但它们与梅雨潭的“绿”相比，不是“太淡”，就是“太浓”；不是“太明”，就是“太暗”，都为之黯然失色。奇异出于“恰到好处”，这也是描写中

的一种辩证手法吧！

尽管如此仍然无法写尽梅雨潭的“绿”所具有的那种不可名状的美。于是，作者改用直接拟人的方法，进一步将自己的情感，注入到景色中去：

“可爱的，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？我怎么比拟得出呢？大约潭是很深的，故得蕴蓄这样奇异的绿；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，这才这般的鲜润呀。——那醉人的绿呀！”深邃为凝蓝之因。而蓝天融入水中，那更是无可比拟的美了。天水一碧，蔚为奇观。此乃为作者“神来之笔”。但这种“神来之笔”不是凭空产生的，正是深入观察、谛察“缙铄之辨”的结果。正如朱先生所主张的：“诗人的触觉，得穿透熟悉的表面，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，那里有新鲜的东西”（《诗与感觉》）。朱自清先生散文（特别是《绿》）所创造的意境，正是蕴蓄在事物“底里”未为他人发现的“新鲜的东西”、“新鲜的感觉”、“特别的滋味”所形成的。

行文至此，大有文尽其墨，尚无法表现“绿”的神奇之势。比喻、拟人、工笔细雕、层层加色，都不能如意。最后，便通过作者的丰富的联想与热烈的抒情来进一步表现“绿”之神奇了：

“我若能裁你以为带，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；她必能临风飘举了。我若能挹你以为眼，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；她必明眸善睐了。我舍不得你；我怎能舍得你呢？我用手拍着你，抚摩着你，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。我又掬你入口，便是吻着你了。”

至此，作者的描写，已淋漓尽致，情感也发展到最高潮了。最后，又以一个惊人的“神来之笔”结束描写与抒情：

“我送你一个名字，我从此叫你‘女儿绿’，好么？”

“女儿绿”为“女儿红”之变用。绍兴一带，有一种传统习惯：于生女儿时，将酒

坛埋入地下。待女儿长大成人出嫁时，取出待客，其味醇厚，酒名为“女儿红”。作者与“女儿红”的醇甜来比喻“绿”，不但渲染了她的“醉人”，而且留下了久久不散的“香味”，令人回味无穷。特别是“好么？”这一款款地、婉温地商量口气，更是倾情于景，突出其景的好方法。

#### 四、首尾照应，“绿”上加“绿”：

第四自然段——第四部分。为全文收束。这里不仅为了创造一个和谐的结构美、音乐章节美的效果，更重要的是在充分描写、抒情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突出“绿”，一切都归结到“绿”字上来。并且使这奇异的“绿”，鲜明地镌刻在读者心中，永葆一种美感的享受和美育的效果。

### 青春的象征 生命的欢歌

不难看出，作者笔下的梅雨瀑、梅雨亭、梅雨潭，都是充满了生机的。那奇异的“绿”色，更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作者在“绿”中所寄寓的情感，也不象《荷塘月色》那样，笼罩着一层“淡淡哀愁”的纱幕。整个笔调是轻快的，节奏是跳跃的，情感是奔放、热烈的。

这是因为《绿》写于大革命的前夕。当时受了“五四”战斗精神洗礼的朱自清先生，也同时处于大革命酝酿时期那种特有的探索、上进、热烈追求、大胆幻想的思潮的洗礼中。因此写出象“绿”这样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，是十分自然的。《绿》，可以说是朱自清先生这一段思想主流的真实写照。所以，我们说，《绿》是由青春的旋律所谱成的一曲生命之泉的欢歌。

概括起来，《绿》的主题思想是：通过对梅雨瀑、梅雨亭、特别是梅雨潭奇异的“绿”色的描写，表现作者对于祖国山河的真挚、深沉的爱；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美好的追求；抒发了作者积极向上的情怀。